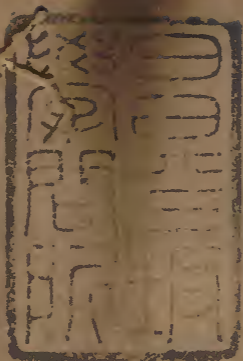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十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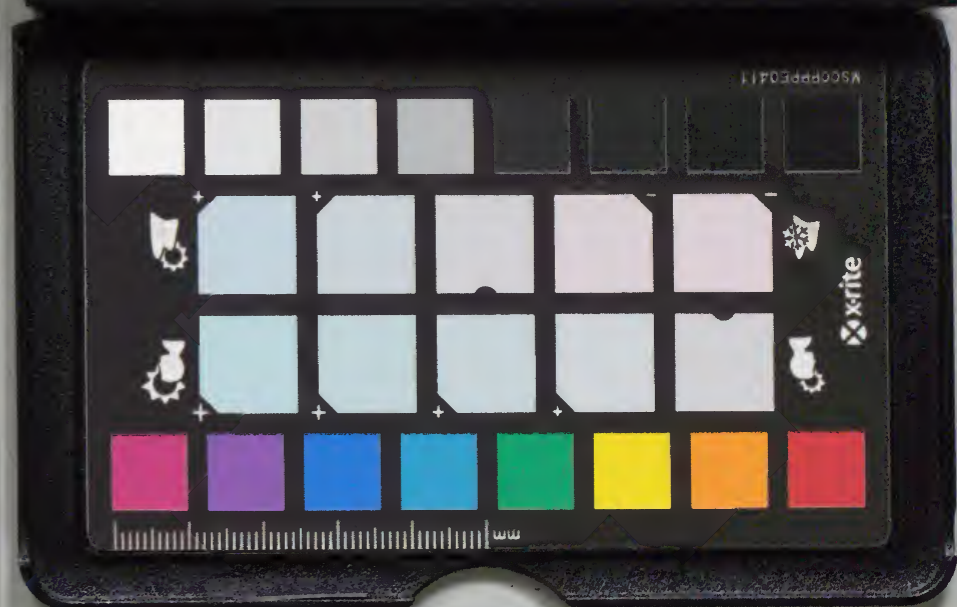


對越甲藁

漢書門	
一〇二七六	類
二五	函
一五	架
一八	冊

內閣文庫	
一〇二七六	漢書類
一八	函
一五	架
三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 5 )
函號	31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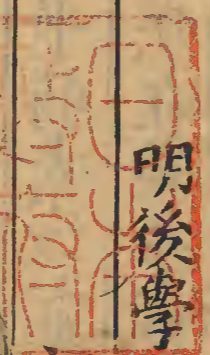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明後學 武陵楊 鶚伏庵父 重脩

新寧林懋材君華父 重校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輾轉呼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群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 旨罷免矣遵雖去



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  
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  
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  
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眾無敢後者方其鼓眾倡亂  
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  
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  
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叵測獨賴本軍簽  
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為兵民所信爰自初變作  
司馬遵託疾在告莫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  
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討

策使莫圖之又能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  
以措置火攻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五更番  
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示  
其中之可伏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群卒爭奮遂梟  
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兇黨同時就縛  
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即簽  
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  
縝修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  
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  
岡適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藹然採荒春陵民被實

惠今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  
修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  
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聽  
伏望 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  
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  
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  
密院諫院御史臺又與朝堂書云其近自武岡兇卒  
授符之後一序奏起禦陳伏計悉  
塵鈞覽今震本軍具到事之本未及用力兵級姓名  
謹用備中朝者切惟簽判葉莫以辭然一儒生平時  
謙恭靜默若無所能為者臨事制變乃毅然奮發如  
此其所區處又極縝密故能翦除兇醜綏靖一方其  
力其難而其力甚偉集已同推憲大夫露薦于朝  
伏望鈞慈優加獎擢以風厲當世蓋今有位之大夫

抵習為保身持祿之謀其能指驅紀難為公家  
者甚少况莫暫攝郡符事之齊否初非已責一發  
効則舉族殲焉常情於此解不顧慮而莫之用心知  
有公家而不知有私室知有一方之利害不知一身  
之安危其在今日實為難汙方事之未齊也諸郡尺  
藉漫有贖日語難之風為有司者未竟姑息容養以  
幸無事一旦首亟徧徇諸州以等意態不摧自沮後  
雖有喜亂之人誰敢復效尤者故某薦莫之章以為  
其事雖主於一方於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  
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非夸語也惟大丞相先生知  
之諸卒之用力者人數頗多無悉賞之理惟李成陳  
喜李收于志四名不可不錄已詳其公狀申聞乞正  
行浦授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為本司明立賞罰許事  
成之日保奏補官故能踴躍效命捐數人之賞以全  
一郡之生靈仰惟公朝允所不靳願早賜旨揮行下  
某豈勝惓惓溪望之至十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乘  
莫特轉三官陞差充通判武岡軍仍令吏部將本軍  
簽判員闕日下者罷其已差下又令赴部別注授

又申乞黃達等賞

本司昨為蔣宗揚德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恣睢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兇蔓難圖之憂効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之策行下委權軍事業莫選兵級之可用者許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 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業莫遂借潛火為名團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伏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將李

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進武校  
逐具申 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其黃達等四十  
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資激犒及押隊徐炳  
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行開列姓名供申 朝廷  
證會三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鄧文二月十一  
日奉 聖旨依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收于  
志各得與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  
武岡通判葉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黃達等一十六  
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黃達等一十六  
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所到蔣宗等首級之

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伏乞旨揮特賜  
詳酌准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行下  
權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按堵徐議措  
置討方畧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軍令狀不管稍  
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字其時書寫條畫賞  
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  
之後當與具申 朝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  
行之後朝夕究心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

所下賞格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  
頃三亮就戮今李成等見象 朝廷錄其勞效授以  
官資已足為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司年  
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撫鄒閣學  
曾具申 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令契勘蔣宗等  
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已就緒統周安衡之  
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  
朝廷優加旌賞無以為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  
是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  
人李成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

錄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 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今日十四日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遞申發去訖契勘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為公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糶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隣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機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糶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游申常平司

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為備豫之計惟盼盼為須容貶之至一或不繼其將柰何竊見 國朝張詠 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糶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史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

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原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教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溷天聰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 淳化至 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



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  
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  
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 聖慈將臣奏申事宜  
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  
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後批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  
今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  
內折糶米者自今歲為始今人戶納本色更不折錢  
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米五萬餘  
石別敷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  
送部勘當事理今部照得今詳潭州真安撫所申以  
本州折糶並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  
州日故事必帥守節用愛人而不較折糶以為郡  
計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美意俾百姓歲受平糶  
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

旨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 朝廷旨揮伏候  
揮右劄付潭州從戶部勘當事理施行惟此寶慶元  
年正月二  
十五日

### 申朝省借撥和糶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潭州諸  
縣多以旱告而長沙善化寧鄉益陽等縣為尤甚早  
稻之傷幾及其半朔旱之狀日以千百計其已委官  
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  
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  
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  
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其濫叨郡寄視民利

病實已休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徒以般販出境為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湧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享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絕晚禾雖茂近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稔其將柰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 朝廷存畱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人實被全活之惠數內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嘉

定十四年和糶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糶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隼省劄指揮於上項和糶米內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 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糶米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畱本州為來春以後賑糶之備庶在城十萬餘戶不至有闕食狼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候將來豐熟收糶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 旨揮

九月一日  
奉 聖旨

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  
務要實惠及民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  
收糴  
補還

申高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昨緣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之間  
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控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  
那融遂畫項具申 朝廷其一乞將嘉定十六年上  
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糴米共七萬二千石存留本州  
為來春賑糴之備其二乞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  
網免起一年從本州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教收納來  
歲給貸末等人戶充為種糧今月一十五日恭惟九

月初八日省劄付九月一日 聖旨令潭州於和

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務要實惠及民  
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收糴補還仰見  
聖 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請存留米  
七萬餘石今來止蒙 朝廷支撥二萬所有馬穀一  
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每遇一方  
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  
歉與諸司共請于朝前後得米凡五十餘萬石官會  
度牒又不與焉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  
之民無一流孳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

同漕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糶米一萬二千餘石  
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江左  
春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例蓋撥米  
賑糶自當收糶補還充穀給貸亦以價錢起解非逕  
乞賑濟之比 朝廷昨尚從其所難今豈不從其所  
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未舉行賑糶在  
城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戶長沙善化兩  
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餘戶其始三  
日一糶自春至秋共糶過米七萬餘石去冬中

成日係中熟徒以鄰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  
米却泄於外緣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  
三兩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况今夏一旱損  
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  
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  
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  
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近置惠民倉撥  
人戶納到折糶米五萬餘石椿充賑糶已具奏  
申外今蒙 朝廷支撥和糶米二萬石總而計  
之僅有七萬石指準切恐給糶決是不敷某不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力陳然亦不敢必望 朝  
廷悉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糶米見有四  
萬一千二百餘石椿頓州倉除已除指揮支撥  
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欲望 朝  
廷併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糶將糶到價錢令項  
椿管收糶補還所有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  
餘石一面接續裝綱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  
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為產米之地中戶以下輸賦之餘  
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絕少每歲鄉村闕食

諸縣例行勸分往往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半  
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  
五等下戶絕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為可憐更甚  
於無田之家蓋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  
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畊種  
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為本其為  
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  
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  
某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說今春艱食  
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

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戶皆預貸穀賴此得  
充糧種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  
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初始於慶元初年迄今二  
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  
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樽節粗可官  
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允撥蓋其說可行  
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一千石在倉見  
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未至闕乏一也湖北  
州縣今歲多稔以 價錢解總領所就彼收糴  
自可接續支遣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

朝廷必垂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  
誤指揮恐其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  
縣置立倉敖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已選  
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民知州郡  
為控告 朝廷立此久長之利人欣悅歸感  
聖恩今年雖欲申報有所不可某在官二年所  
以為民食計者無所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  
縣則勸立義廩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  
就置社倉去處別敖受納以備未歲賑糶然所  
及者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末等稅戶有田而貧

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可使  
豪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力田輸賦  
之家反不沾勾揆之人情尤所未安欲望特賜  
指揮從其所請令本州證目今價直以行在會  
子并紐筭水脚糜費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  
北收糶在總領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  
穀散諸鄉村歲歲給貸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其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弊倖  
徒費穀斛米必有益其考之諸處社倉敗壞之由  
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徃徃視

為已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  
期安得不滋弊倖其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  
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  
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視向來規  
摹似稍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  
悠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為難今一  
鄉之間輒為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為荒歉之  
備無出此策伏望 朝廷垂察令其迄成此事以  
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其不諛指揮徑將  
入戶稅穀就社倉送納專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

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  
旨並依所申劄付潭州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 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攷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以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 孝宗皇帝之

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常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而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



遘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早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  
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  
樽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  
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  
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歛散之規息耗之數大  
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採弊視俗制宜者又  
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 仁朝深知  
之初方務行 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  
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  
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放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

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象天  
施行無窮臣不勝大願頃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  
奉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群臣候過 寧宗皇帝小祥並服  
純吉者其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  
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  
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銳  
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  
其說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  
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

真西文集卷之二  
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 本朝 列聖相承外庭  
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 阜陵  
獨出宸斷易月之外哀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  
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哀服三年於上而  
群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 紹熙  
甲寅 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  
月之後未釋哀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  
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哀服行事  
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

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飭此於臣子行之非  
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  
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畧存遺意可以扶  
持哀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  
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  
必若 阜陵之禮群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  
文度数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冑  
弄權群姦朋附但欲一切反 慶元初政故 光宗  
之喪群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群臣  
禫除而純吉者 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紹

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群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內禪光宗踐祚於是文武百僚輟轡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

君之受禫非為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外政繆令刻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屨之帶未改也而群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

純吉追念去歲是時 先皇帝負宸朝群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 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絕筋骨未足論報况區區服章文飭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韉不以文綉此在群臣初何所損而於 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 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揮姑賜收

寢度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 皇上初政之

先務也某以迂踈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

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 朝

廷詳酌速賜旨揮須至申聞者 未到闕前已有從吉旨揮既供職遂以此

繼之上廟堂劄子云前日進待東閣嘗替及 宣宗小祥百官純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群臣豈應純吉但昨未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率百官請上御殿聖德謙冲必未聽名即降旨候大祥從吉仰見大丞相從善如流處事有法某不勝歎仰之至但薄海內外均為臣子若在廷服飾仍舊而外方獨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有所未安某謂莫若丞降旨揮徑作都省勘會昨據禮部大常寺申乞令百官以小祥純吉雖已從所申緣 皇帝見三年之喪群臣未應據行純吉見別議施行置即傳命不過兼旬可以備達諸道獨川廣其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明白雖不死他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降旨揮乃有

直學

先

照

司之誤非朝廷之失昨因其有請而從之今以其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聖朝之大体抑足以爭光君相之盛德某區區又切謂朝廷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端而已竊文忠公所謂印刻有同兕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以其既行而憚於更改則所失多矣其夙荷大丞相先生優容狂瞽苟有知見不敢自嘿仰乞鈞察尋百官拜表表請御殿批荅不允遂詔行在職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旨禪時已闔門求去遂不復爭

###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其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求豐縣界割職事訖者兩螭夾侍久玷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劓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為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其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業

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盞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裁弁其間利責既稀所願優錄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闔宿而臨封部教卜和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旌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聲之家而因追需之

日以婁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  
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立  
山半為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捄可辜輒殫朝夕  
之咨諏兼体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  
征民未易蘇當先法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繇薄恐終  
負於選掄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明博  
照念臣志存將毋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  
稍觀其政事肆加遠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為  
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之本輒所仰媿初無鞭  
弄之能擗節是先唯敬佩玉 音之訓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臣某言昨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檀行給  
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宮觀臣除已即時望闕  
遙謝訖者囊封引咎甘竦窟投詔旨疏恩遽從原貫  
驚魂甫定感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猥以孤生寢塵華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  
有此心常愿忠於君父頃玷諮諏之寄適罹旱暵之  
苗一道生靈命方危於絲髮九重宵旰痛苦切於体  
膚蒙振贍之有加惧奉行之弗稱惟此年之通患眠

荒政為具文昔嘗竊歎於里閭今忍自欺於天日懇  
誠一念不翅已憂纖悉百為幾如家事官僚惟其可  
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宣皇卹小嫌之避方  
桐川之再至適麥壠之未秋整整衆口之告飢翬翬  
累章之瀝懇雖尚稽承 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  
活民 仁聖必無所愛遠稽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  
范鎮宛丘之已行輒頒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  
料屬城之守迺騰罔上之章謂人臣之臯無甚於擅  
權而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 反  
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太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縱日

月照臨之下靡隱弗照顧風波震蕩之衝何恃不恐  
亟伸辜籲仰瀆 聽聰在漢法之當誅幸堯仁之垂  
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澤流遠邇識洞忠邪知臣  
分求牧之憂誼難安視察臣有放麀之故意實無  
他特恢含垢之恩稍正望諛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  
風臣敢不祗載鴻私勉殫駑頓使殺身有益尚有一  
節以報君况為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

又謝宰執  
啓云巧語

上聞極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迄赦過以弗誅捧詔  
凌競拊躬感惕伏念某本漸通敏徒抱闊疎入侍軒  
岬每見 玉色憂民之切出乘輅傳伏觀 璽書卹  
下之類誓竭駑材祗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燠而  
桐川尤極於凋殘蒙振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  
宵一念民飢奚異於已飢區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

事所莫推仁恩而均被靡違顧文法以自營頃當原  
隰驅馳之時備觀田野焦熬之實欲糶則人苦青蚨  
之之欲濟則官無紅腐之儲抑立視其死與既有負  
求芻之托高利專之可也又難遜矯制之刑與其失  
戢以媮安寧若捐身而任責勉效便宜之舉亟蒙開  
可之音顧小臣敢越於拘學見盛世素存於寬大是  
乃彰朝廷之美何至干堂陛之嚴以王命而闕民  
難本其所賤貪天功而為己力焉有此心豈虞止棘  
之諛乃出部符之手情狀深藏而巨測有媿先知語  
言妄發而不倫本亡足辯荷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  
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  
而培邦本謂群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常有格言而  
衆戢之功乃相之功抑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  
政即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愆之行等馴至是非之  
守放廢何辜既蒙觀過之恩蹈虎雖危當勵匪躬之  
節其為銘篆  
曷既編摩

禮部侍郎謝表

乙酉七月九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旨依所乞免兼  
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以龍飛九五幸逢真  
主之興駟召再三遽造適臣之列職親地遷恩鉅人  
微臣其實惶實頓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  
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  
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  
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  
政畢萃群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追先



猷且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猷納之選伏念臣  
學雖志道材弗瘡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  
館於嘉定改弦之始鼇鼎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  
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期宣  
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義輪東下方簿海之仰  
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  
於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  
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  
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哀謂臣雖無適用之材  
如臣粗有勿欺之節權躋邇服許責微忠臣敢不戒  
在苟容期於筭報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  
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並下類刺前蘇姪孟碑之疑對奉未詳據以聞  
其苦容隱其華辨其斷可必為國師黃吳嬰之言非  
吸且昧其四姓之商難從其言青端忠耳類不亦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十二月

某  
今月十八日準省劄省同奉聖旨真某兼學士院  
權直者選掄持異震惧靡寧竊惟翰苑之置官倣自  
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  
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比  
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  
拘然自 淳熙以來距今餘數十載迺若彥中而降

居此惟二三人宜謂至難詎容輕畀矧 皇上聿新  
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  
闡溫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  
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壁水入點  
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慚亡補鼓風雨於詔令敢謂  
能勝偶僂直之虛員俾譎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詎有  
當辭昔在 厚陵深嘉蘇軾欲循古實躡寘禁林觀  
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饗之後况其未能為  
後何敢徼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  
壽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

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

受伏候指揮

十一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  
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  
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  
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  
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  
文墨淺技饗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

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  
力辭不敢輕受顛如庸陋廼可冒居况今賢俊布滿  
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俾  
某姑仍舊少追謫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  
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八日奉 聖旨不允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  
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寵數便  
蕃愚衷震惕伏念某謫烏晚出幸際熙辰遍歷清華  
補報屬以親年既晚喜惧交懷數控個私斷一

偏壘以便晨昏之奉敢箇誤渥超擢逾涯玷中秘  
譔之華副陪都漕輓之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  
以上副選掄下蘇疲瘵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  
上件恩命陶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

候指揮

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某照  
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 聖朝褒功錄勤罔  
間鉅細固得礪世磨鈍之術然而職有當為則不足  
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賞近者海盜披猖侵

軼郡境其繆為守將職當討捕憑藉威靈幸遂俘獲  
僅能免責何敢言勞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效命追  
襲出於將士激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  
豪之功其在妄庸一無籌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况  
當邊廬未靖之秋正 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其之  
區區微勞遽蒙寵渥則披堅執銳攘却醜虜者又將  
何以待之其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反復思念實  
不遑安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官恩命使上  
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如之瀝懇投忱必  
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本州軍資庫未敢祇受伏

候指揮

十一月一日奉  
聖旨不允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集英殿

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送還人疾速前  
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  
書省錫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禁廬邃職昔以寵侍  
從之英督府名都間或咨輔弼之雅蓋班峻之選掄  
宜稱而地雄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乏技能繆塵知  
獎鼇扉螭陛未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茂著治民之  
最政虞幽黜遽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熱撰

附循何有繇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畀真祠負輟至微  
庶追疾顛之咎銜環自詭終酬願報之心所有上件  
省劄其未敢祇受寄留泉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  
八  
二十一日奉  
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  
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  
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

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渙有以  
懦秉竊以列職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  
重於帥垣必材望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  
姿甚陋積學未充掌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  
最蔑聞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韞甫  
遂終喪一札溫綸遽叨錫命顧憂患摧傷之後正山  
林屏伏之餘詎意么微上蒙記錄以次對而易論譔  
班資甚超踰矧長沙之暇豫章事任尤為繁重昔尚  
慙於非遽今奚敢以冒居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  
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孤陋之蹤少追盈滿之咎所

有省劄未敢祇受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月十

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  
從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某昨準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

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

辭免恭惟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

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

如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閫之重在選掄為至遴豈

譎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

峻尤所未安蓋有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

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驟昇於儒宗

從群望或優褒於治最庸示殊恩某者學本迂疎材

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冒清

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又次之可言迨切集撰之

陞往蒞洪都之填甫半期而遽去曾寸效之未聞顧

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邇列豈非寒士之榮假寵用

功適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

日祇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

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

庸庶逃超躡之譏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賜金帶狀

嘉定十六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  
某余嵯李璽楊簡陳咳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  
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寶帶所以寵朝  
廷待從之臣某猥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為過分繼蒙  
恩渥畀以紫綬方惟弗稱是虞魯未幾何又有錫鞶  
之寵顧某何人可以當此况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  
闡一以耆儒予之有名受者無媿某於其間獨為忝  
竊強顏祇拜實不遑安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上

項指揮亟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寧  
州軍資庫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二十三日  
奉 聖旨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  
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  
采求於時望緬稽 元祐因興議而用群賢近攷  
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情既協治象可占如某者  
問學荒疎器能譾薄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  
之殊知入侍軒墀出分麾鉞未效涓埃之報空懷覆



載之恩八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訢  
神詈之有歸敢圖負戾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允及十  
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禪於初政亟  
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負薪之多  
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車而上甘泉可  
當誤寵異回嚴召改畀真祠庶安駑足之蹤免速顛  
躋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  
欲望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準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準省劄節文九月  
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文奉 聖旨真某依舊  
兼侍讀者內使之除俟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  
仍經帷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  
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  
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畧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閫二  
年憂民一意瘁痾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徒  
致陰陽之寇精神眊曠形体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  
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祿是慚詎意龍飛首放駟

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  
經好學廼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消  
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  
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遙清  
華之選仰祈敷奏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庶少瘳狗馬  
之疾心馳帝闕終願輸縷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  
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

十一月十二日  
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  
降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兼侍讀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以鴻碩

知 先皇而朕則未遂一見也故於嗣歷之初  
体留遺之意爰加迅召迭下除書謂即遄驅矣乃  
尚柅車邪味昔賢難進之風不忘嘉嘆思應聘翻  
然之義其勿留行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詞之未拜已榮  
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身農畝自 開禧末

以選階登朝列至 嘉定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  
年叨備二史越由外補四玷節麾論譔三迂遂塵次  
對凡此皆 先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者也去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念然區區  
素志猶冀一日復近旒宸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  
頒扳號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踐祚  
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疊被超除講殿書帷又容  
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忠 嗣聖是  
乃圖報 先皇犬馬之愚敢忘斯宜獨處駑劣之資  
多病早衰加以不材冒膺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辦

在微臣必竭蹶而後能又以早蓄盡瘁祈請由是百  
病交作門不離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尪殘如  
此必須休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為廢人苟未填  
溝壑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  
令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辭干  
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臣未敢祇  
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 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日三

省同奉 聖旨真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 先朝臣曾筆者  
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  
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  
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  
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誚  
也况臣叨擢小宗見昇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  
望 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  
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除緣  
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記交付運  
判李東即日登除適值連雨泥淖行役艱辛顛跌頓  
撼長幼番病所至訪醫藥療治歷四旬有餘乃抵信  
城緣某去年疊被恩作今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  
朝廷特賜敷奏除程給假俾獲療黃墓下及從事醫  
藥候假滿日即赴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  
七年九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史

燕實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降程給  
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免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二月  
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  
降旨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游上恩禮繼放蝼  
蟻小臣不敢不遵奉矧惟御天之初萬物咸覩某以  
不材聯榮侯對允願奔走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  
別狀具申給假候滿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  
朝廷高選經筵史館必待各儒顧知某者學問荒疎

識慮凡淺私自量揣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  
雖嘗備數是時去離場屋歲月未久文詞醜敝已無  
足觀去國以來浸益廢忘駢儷應用悉出他人回視  
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寵必致自速顛隳切念  
臣材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外一紀四易節麾  
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  
惠養惇獨粗知殫竭仰奉使令與其躡綴從班強其  
所不逮曷若仍因郡綏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忱衷  
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州郡差遣  
仍許奏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為大幸伏候指揮

五月  
十五

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即速前  
未供職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向書省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 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行在  
奏事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除程給假  
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竊念某自去  
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立塗陰雨速併行役甚難至  
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  
假滿所當遵奉指揮即造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  
番病子婦損孕自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  
枯悴行步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醫療治

雖稍向安未堪勞動若扶憊上道必有顛陪之憂

望 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之造

伏候指揮 勘合已降旨揮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兼侍讀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典展

假半月假滿依已降旨  
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證對某昨於嘉定十  
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  
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  
門記欲乞先次上殿更令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

候旨揮

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  
令閣門先次引見上殿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游拜除書自顧不材非所宜稱屢  
陳免牘竟閱俞音既入國門蒙 恩賜對方命有罪  
誼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除見申審得旨  
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顯代王言命令之頒動  
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乏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  
骯髒已無足觀况自補外以來倏更一紀惟於吏事  
朝夕究心筆墨舊習久已荒廢駢驪之作猶未嘗親  
措一詞回思向來套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入

之榮冒昧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  
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潭之日軫憂  
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如癡文字  
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兼直學士院職事不  
勝大幸伏候指揮 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準省  
劄奉 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臣榮遇自  
唐而後以為美談顧如某者問學詞章素稱庸陋

曩當嘉定更化之始嘗寓直者六年今值 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兼紐復典摘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其自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林子墨之作浸益荒踈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盡捐於故習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勞征忡輒甚用敢洊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之廬專侍金華之讀其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依已降旨  
揮不允

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三辭免直院狀

近再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二十三日少 劄奉 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洊上恩指載頒蓋即欽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故雖小小牋翰猶不免屬之他人况於北扉遠嚴顙掌內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壯心力頗強見諸文詞已媿荒率况今侵尋暮景重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偽飾伏望 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洪造之恩不勝沒齒之幸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



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遠嚴儼直其間必篤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鑿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回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

已憂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煩悻之疾比方小瘳猶未復常雖應酬賤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帝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絀 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伏候指揮

七月五日奉 聖旨依所乞免兼

為足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

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八月五日奉聖旨依

乞宮祠狀

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轔蟻微軀頃叨聞寄憂勞太過遂抱沉痾頃者訪落之初猥叨召擢扶憊就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小愈遂獲造朝賜對宸廷勸誦經幄知隆渥寵祿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喘急視瞻畧久則頓覺昏花秉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久汙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涼宿疾驟作肌

減筋力支離體既虛盈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

向安皆繇叨竊之故多以致災虞之狎臣仰祈聖鑒

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殘息終圖

報於鴻私干冒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

勅旨八月九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惟后非賢罔又

惟賢非后罔食此蓋君臣相頌之急而亦君臣相

遇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學數千里而來

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朕方望卿以有為則

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

秋昂盛風霜微侵少親湯劑自底和平其安厥位  
以展猷為朕之卷卷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畀祠官退伏田里伏準今  
月九日省劄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恩綸下  
布備極寵光自顧么微豈宜蒙稱伏念某至愚且陋  
初乏寸長際遇龍飛首叨召擢其為榮擢實倍等倫  
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帷竊見 聖上虛懷忘我有  
仁皇之度發言中理有 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為之

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嘗患遭時之艱今某何幸既  
英睿好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廣廈細糲從容勸誦又  
無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寸少補涓埃曾未三月  
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為實以螻蟻之軀連年  
抱病昨幸少瘳遂獲造朝兩旬以來舊患復作陰消  
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甚精神凋瘵形体  
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凜然震懼如坐針氈是用  
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望 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  
奏檢會前申畀以祠祿庶幾謁醫問藥獲保生全亦  
免尸位妨賢自貽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八月十四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  
隆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游祇綸音未賜俞允么  
微一介蓋即稟承誼有未安敢避三瀆伏念某性資  
甚陋學術又踈偶際昌時獲塵清貫畧七毫髦上吞  
鴻恩每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大明繼照命召首盼  
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  
嘿之間皆係國體既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戚休尸  
素苟容則有乖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闕事情而某識  
慮非長戇愚惟舊徒有竭節效忠之意而無適時進

變之方陳義大迂隱憂過當賴 聖明之洞照知拙

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採用天誣  
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群情弗叶公  
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病但當自列敢  
復他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加黜責以示威懲  
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之體伏候指揮

八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三省同奉卿伏乞亟加黜責以示威懲事  
具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之進退也  
以義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矣卿以碩望朕

所特招初至闕廷屢陳忠讜朕既開納而施行之  
矣卿果何嫌而必欲賦歸耶夫比肩事主各罄所  
懷工師相規同心濟濟此隆古之風也朕甚慕之  
用賢勿貳朕固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益益殫  
於素學朕告已再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 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恭準  
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逾旬而賜詔者

二蓋未前聞在 聖朝睦義之恩可謂甚至而愚臣  
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其猥以譎材濫陪近綴竭  
忠徇國本慙拙以靡他陳義告君或迂踈之已甚雖  
荷宸聰之容納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 祖宗以來  
務崇臺諫之體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  
重臣猶當引避况於從列敢傲憲綱然其未即抨彈  
盍使自為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懷祿以苟容臯戾  
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薦紳仰冀  
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是排於執法難冒耻以  
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

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日

奉 聖旨依已降詔 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 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劄二  
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念  
其一介軀生初無長技適遇 聖主龍飛之初召從  
遐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輒蒙嘉定昔孟子事齊之  
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為善至其去也  
猶三宿出晝以翼王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為臣  
子所當取法為者也况某以凡材而適遇聰睿好學

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善  
亦獨何心忍於去 上之左右哉特以 本朝舊章  
尊重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  
去 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采存朝廷  
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耻一舉而所全者三焉非  
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臯可謂  
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  
欲其自為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  
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  
為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

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為朝廷重今臺臣既  
斥其罪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然尚冀一日之留則  
是頑鈍亡耻之人也堂堂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  
無耻之人而使班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  
之理是用洊瀝肝膽控告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  
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  
愛君之心則雖在畎畝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  
白朝廷復有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敢或後區區丹  
衷天日臨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

辭免除職宮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職與  
宮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煥章閣待制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扎送某者竊惟寶  
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瑯奉祠實祝聖人之壽於  
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器窳且卑學凡而陋屬龍  
飛之有造叨駟召以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  
再陪講殿親聆金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  
在微臣當効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  
察於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臯矣端合誅夷敢圖

仁聖之朝特宥愚憊之罪已為過望敢復僥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有上件恩命  
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  
王長民鑄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  
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  
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然某博采衆言  
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迂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  
間鑄板勸民種植且控請于朝乞撥降錢楮貸民



糴種復慮報可之命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陳愬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愬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户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金者惟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

侵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二  
言  
矣。嗻嗻生靈向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

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誥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祈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刑新官舍据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賈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名科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數配吏人相習成風視為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

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鑄  
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  
軍廣德縣丞馮旣送部與獄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若乃  
很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  
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即知寧國府南  
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  
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菑傷  
為一郡最賑飢檢旱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事

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  
不聞畔官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  
獲已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特榨  
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  
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曆驅  
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  
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  
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  
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很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  
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旣年迫桑榆志氣衰落

間嘗攝邑頗乏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瓶運制置  
司對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糶乃以黠  
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弊盜  
糶官米九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  
為可惜糶為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  
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糶是也二人  
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畱在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糶送部與嶽廟俾凡為吏者知所  
警飭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 朝廷下  
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  
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  
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  
於拯菑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  
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  
出私錢蓋為君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  
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 陛  
下仁聖哀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

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恪意  
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仁而  
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  
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  
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賑濟  
之米指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  
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  
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  
狡誕謾之術曩守雪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  
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

陰求人過一詞骨星牽連入獄有臯犯甚微而遭  
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剝一孔不遺  
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  
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  
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  
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  
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  
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  
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掄傳聞鄰境散錢給米

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  
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  
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  
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哀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  
記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  
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  
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  
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  
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轉般倉并  
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

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  
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  
擘回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據數項言之如諸  
縣合糶人戶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  
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  
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  
兩獄罪囚土牢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糧口  
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拘番其他  
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  
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

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  
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  
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  
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鉤校條析具得其情  
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晝  
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在  
溝壑 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椽之於垂絕之中為守  
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 朝  
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  
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紛飢民

少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  
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  
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 朝  
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枯無餘形迫  
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認  
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  
畏其電燄止得俛首聽從据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  
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  
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  
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

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  
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  
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揀  
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  
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壘壘死  
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  
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  
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  
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  
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

御體 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揀不力者並許監  
司按奏重寘之罰度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民去  
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  
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  
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  
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  
紬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



兩至於和買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  
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  
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  
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  
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  
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  
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  
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  
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  
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

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  
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  
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文造酒  
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  
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  
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  
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  
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  
經年而不予近又勅例坐倉回糶孤遺米并以酸

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販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閤稅賦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離折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藩敢為殘忍以結怨于下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幸善罷或反叨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伏乞

照嘉定九年二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忠與官觀仍令江東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去時暫兼推 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 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街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

南嶽廟趙蕃 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  
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  
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詩晚  
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  
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  
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  
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  
名聞伏望 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  
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  
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伏  
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  
已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  
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  
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刻聞  
于 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  
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  
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

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即前江南東路  
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鄉為  
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日以  
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  
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  
往與本郡守二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  
憚勞若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  
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  
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  
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

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  
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  
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  
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  
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宸生  
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  
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廼有凋郡之目臣

嘗傳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  
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  
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  
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 陛  
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  
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  
之譽茂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  
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 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  
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

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  
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  
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  
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  
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  
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罰賍錢善良之家必  
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  
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  
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  
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

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肯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聖朝拔拭之恩而貪暴亡狀廼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願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鎖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復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甦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藩川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支吾使為郡守者庶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為伏乞睿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八月

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負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廼有顯恣妄為貪霍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

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  
不以聞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  
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粟勢  
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  
吏汪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  
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  
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  
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  
施良勾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  
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

榜召人實封告許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  
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珰等物寄施良之  
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  
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  
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  
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墾田產併行沒官展  
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  
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他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  
竊考 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臯至流以  
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

嘗遭黥隸然異居折產臯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  
物揆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  
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  
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  
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  
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  
民間訟愬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  
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  
罪當罰錢某人臯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  
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

百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  
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  
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  
宛陵為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  
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  
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  
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  
實受府檄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  
窬之謀鷄鵝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纈帛軟細則卷  
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



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  
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  
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  
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究痛方甚  
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  
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  
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  
朝象求以貨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  
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

懷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  
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  
撰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  
若伸理寬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  
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  
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  
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城即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  
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  
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  
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  
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讐伏冤結  
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即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  
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  
廉靜無擾田里安之

宣城即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

譽疆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弊日甚  
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弄之  
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  
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

宣城即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  
蒞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撫務為苛暴官吏重足  
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  
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  
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  
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即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疆濟  
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  
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  
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  
邑者

宣教即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  
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刑  
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即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燾名家之子生長見  
聞宣城夙號煩劇燾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

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饒推行荒政曲盡  
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  
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番訴絕少

承議即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  
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

奉議即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  
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即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  
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

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鄉而下人品  
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  
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 朝廷特賜甄錄若  
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辜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  
竊自誓以為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  
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  
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為公論

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追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  
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  
物論素所推許今為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  
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者年天資  
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  
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  
字李案性行粹溫規模詳績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  
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  
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為表襮從政  
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

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楹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平江府寄居趙忠訓即廬州將領趙礪夫有婢阿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不時取歸至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大夫之所耻談逮

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取阿郭以歸幾同劫盜蔑視官 署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街市希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麀之人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究然則離任而共為聚麀不得聚麀而輒肆兇橫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

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  
饒州司戶參軍趙時伸身為椽曹職在倉庾畔官離  
次已是罪人况父子聚鹿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  
厲其餘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  
為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臣  
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  
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之災舊觀未能  
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雹雨澤未決人情憂危正賴

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  
臣趙師端除丞大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  
遴揀良牧以幸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  
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  
關節之跡若子與壻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  
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  
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  
况今旱蓄之餘正以謀求荒政為急琰嘗兩守偏郡  
治聲篋然必不能推饑溺由已之心解百姓倒甍之

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  
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  
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奉 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  
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滿新通判  
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  
若無人訟擻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

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  
素高加以早菑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  
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  
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

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省劄奉 聖旨依韓楚卿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

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列之初仕  
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

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  
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  
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  
縣監稅進義副尉王昺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  
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昺之以  
貲入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  
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逃絕之稅袞入催  
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之夜褫其  
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  
杖七次荆剗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

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  
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捽至務廳綑  
吊決持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  
則昺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  
士蔡奭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  
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  
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不  
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喝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  
法不應捉稅則剗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  
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苞厨魚肉茶鹽皆有定



數饑饉之行無所不為據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  
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  
之貪婪可知矣其見其罪狀甚明已將昂之對移信  
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  
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昂之揚並與  
鑄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指揮

准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省劄奉 聖  
旨王昂之李揚各降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  
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廸功郎寧國府  
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  
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  
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蔑棄法守窶  
戶有欠城博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窶戶不勝  
其苦而縊死僧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  
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  
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  
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今本  
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敷隅官  
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隅保既不

應命鋪屋亦不復修其到司之始即追其聽吏問官  
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  
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  
望 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  
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准嘉  
定八

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相如放罷

###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鑄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吏而  
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  
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

受與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  
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  
事則宜枉者直當白者黑蓋其為人惛惛不辨吏以  
為可棠亦曰可吏以為否棠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  
枚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  
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濶殺貧富易位比  
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  
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  
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請胡槻  
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

蓋崇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  
聽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  
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  
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眾圍保  
正之家明日聚眾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  
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芮六  
五允定鄉之倪怱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  
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  
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之蕩盡桑柘竹木為  
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崇既不能彈壓

巡尉遣兵收捕或為所執縛崇亦不能誰何一邑置  
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桀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  
人情始定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崇之昏繆不職有  
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囚繫累累充斥犴獄  
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某竊考其人微寸  
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貨產富厚甲于宜  
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  
為地者衆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  
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崇不職如崇而以善  
去顧何所憚而不為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崇特

賜鑄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  
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棠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  
追奪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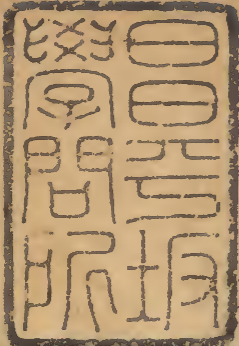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  
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千人湯文  
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  
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  
吏紛然而為姦竊專知邵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

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  
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  
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  
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  
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  
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  
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  
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守隳壞庶隅輒於攬  
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  
明揆之三尺臯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賍之吏何

所畏而不為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  
仍罷本任以為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  
有修職即王佐才承直即許如川者皆以贓敗論  
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  
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縮繫  
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徃徃敢為欺弊  
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  
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  
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

嘉定八年  
九月四日

省劄奉 聖旨張錡降兩資放  
罷餘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有任

有任

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逼犯蓋緣監官暗結本司  
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領  
徑自離任若吏書不糾統屬者故彼彼敢為  
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  
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

羅錦於小坡于山連野亦許  
管借奉 望音飛融利西資效  
候請押

